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編

戰後和平的保障

獨立出版社印行

578.183

5020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編

原著者

Paul Hinz

譯者

關崇

戰後和平的保障

和平



獨立出版社印行

U228.783/2050.1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

戰後和平的保障

十一、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全一冊實價五十五元正

十二、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三、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四、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五、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六、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七、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八、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十九、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一、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二、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三、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四、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五、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六、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七、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八、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二十九、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一、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二、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三、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四、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五、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六、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七、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八、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三十九、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四十、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四十一、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四十二、其後戰後世界研究叢書 (Can We Win The Peace?)

負責校對者 朱仰庭

司徒德 周谷城 李抱宏 俞寶書

梅汝璈 謝保樵 葉秋原 全增嘏 左恭

建設研究叢書編譯委員會 委員名單

權准
所有印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外下大言能國以五疾更不薛失服

中山文化教育館有鑒於此，在理事長 孫哲生先生主持之下，於三十二年春，集會了

一部份同志，組成一個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分門別類，作深刻的研究。同時把盟邦朝野領袖及學者名流所發表的戰後世界建設方案，計劃和主張，輯為「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廣事介紹，藉供國人研究參考之助。在參考資料異常缺乏的現在，這種工作自有其必要與價值。更何況就三大城。第一城百爾當市也。第二城倫敦也。第三城紐約也。目前盟邦人士中，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以英荷方面最感興趣，他們所發表的主張，

SW 385/02

最多。我們特把它分析歸納起來，作為本書對讀者的介紹。同時作為本書審訂的總序言。

美國人士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可分為三大派。第一派可稱為右派。他們以發展美國勢力為目的，主張以美國的力量來支配戰後的世界。要繼承過去世紀的傳統，美國對歐洲採用的傳統政策。這個英國對歐洲的傳統政策，就是聯合各小國來打壓最強的國家，或者提攜衰弱的國家，來抗衡最強的國家。例如西班牙最盛的時候，英國便聯合西歐各國去打壓他；法國革命以後，拿破崙崛起支配歐洲，英國便聯合中東歐諸國去打壓他；德國統一，日趨強盛，英國便聯合法、義、俄各國去打壓他，結果演為世界第一次大戰。這派人因為要繼承英國這個傳統政策，所以他們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是主張歐洲則主張於戰後仍然要扶助德國，來牽制強大的蘇聯，在遠東，則主張於擊潰日本之後，再來提携日本以抗衡富強的中國。他們無論對歐洲或遠東，都是取傳統的均勢政策，這派政論家以某某名號授為發言人。彼等自視為現實主義者，以為這次大戰結束以後，恐怕就要預備第三次大戰。第二派可稱為左派。他們主張戰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成立國際組織，

如有力的國際聯合會，或世界聯邦，提攜弱小民族和國家。對遠東，主張徹底擊潰日本，扶助中國復興，作爲安定遠東的主要力量。對戰後世界經濟，則主張共同開發世界資源，提高全人類的生活水準，扶助未工業化的國家從事工業化的建設。更主張建立世界自由貿易圈，英美攜手，以其聯合的財政經濟力量，來建設自由經濟的世界。屬於這派的輿論家以在紐約出版的「新共和」和「民族」兩週刊爲宣傳機關。第三派可稱爲中間派。他們主張以美國來領導世界，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聯合國家不但在戰時要合作，在戰後也要合作，認爲美國陸海空軍，將來均可佔絕對的優勢，但美國不應以此種優勢壓迫旁的國家。這派人士的思想，代表美國大部份的執政階級和產業家。「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的主人亨利，魯斯便是這派著名的代表。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美國人士對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不但未能一致，而且還有極相反的意見。因此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先應有所分辨，才不致爲所迷惑。這是希望讀者注意的。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譯者序

翻開歷史，這人類活動的實錄，這民族奮鬥的過程，在裏面，上下千萬年，綿亘數萬里，我們祖先以千百代不斷的努力，才寫成如許輝煌的事蹟。原始草莽的初民時代，已發展成近代文明的社會，文化在開着燦爛之花，人類的幸福也不停地在增進，這是祖先過去努力的成果，造福現代的人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現在每個人們是如何地正在刻苦自勵，奮勉上進，他們是在創造將來的文化，追求更大的幸福，大之整個的人羣，小之一己的自我，這便是人類生存的目的。誰要毀滅文化，誰要破壞這幸福的途程，誰便是全人類的敵人。人生而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現在我們却沒有幸福，祇有痛苦。這是什麼緣故？這豈不是我們生存的目的？這是誰帶給我們的？跟着日本接二連三的侵略，全中華民族已深深陷入艱苦。繼着德寇在西方掀起的侵略戰爭，全世界在演着空前的悲劇，這是人類的浩劫。誰是人類的罪魁？誰是痛苦的禍根？——日本和德國！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

戰後和平的保障

二

於我們的，且不久就要來臨。那對這些侵略的強盜，必須予以徹底的懲罰才行！這不僅基於情緒上的要求，也是理智判斷的結果，不然她們將來會又來侵略的。

誠然對侵略國家的懲處，是與世一致的要求，將來是不會放過她們的。然而怎樣地懲處，方能謂為恰當，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上次歐戰後，不是對侵略國家已經懲處了嗎？不到二十年的功夫，不但在東亞還有侵略的罪行，在歐洲也重行燃起了戰爭的烽火，這是不是凡爾賽條約的失錯，處置欠當之故？可諱言地是的。殷鑒不遠，今日我們不能再犯過去的錯誤，不能再蹈前人的覆轍，那是戰爭消滅，如何處罰侵略的國家？如何保障戰後的和平？人言言殊，莫衷一是，這種混沌無主張的局面，是再危險不過。假使再來一個凡爾賽條約，跟着我們便要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次使豈非白打？所以在今日，勝利愈接近，對在戰後處置侵略國家的正確途徑的需要，也就愈感迫切。我們感覺彷彿無措嗎？這里英人保羅·愛因直喜之戰後和平的保障 (Paul Einzig, Can We Win The Peace ? 1942) 一書，便是我們的指針。

本書主張地是以英國人的立場，規劃戰後盟國對付德國應採的方略。舉一反三，他國亦有同樣的需求。這書的中心思想，是認為戰後盟國不但在軍事上要解除德國的武裝，同時在經濟上也需要解除德國的武裝，不然德國會再崛起，和平無由保障。對德國祇有軍事上的解除武裝，沒有經濟上的解除武裝，是凡爾賽條約致命的錯誤，也是此次世界大戰最大的原因。因為凡爾賽政治家們，毀滅了德國的兵器和直接從事軍火生產的工業，仍留給她工具機械工業（Machine Tool Industry）工具機械是製造機器的機械，德國的工具機械工業是非常發達，一旦政治情勢許可，它便可大量製造生產軍火的機器，從事大規模地和飛速地重建軍備。而英國呢，工具機械工業不行，其所需的工具機械，戰前多從美德二國輸入。當歐洲形勢緊張，各國才想起重整軍備，一時英、俄、法、義、日諸國，都向美國訂購工具機械，美國工廠的出品供不應求，短期內無法交貨，英國的軍火生產的初期因之進展甚緩。但同時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登台之後，大事重建軍備（即當威瑪共和時代，德國已作重建軍備的準備），迄一九三九年，德國已有強大無比的陸空軍，海

軍也有相當力量。所以戰事初起，盟國居於不利，是一定的結果。這是一段沉痛的回憶，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我們還能犯這種錯誤嗎？所以作者不憚贅辭，堅持戰後對德國不但要軍事上解除武裝（Military Disarmament），這是大西洋憲章中所已規定的；並且還要經濟上解除武裝（Economic Disarmament），以剝奪德國重建軍備的能力。

所謂經濟上的解除武裝，其內容如何，作者未作明確的定義，從他書中看來，不外二端。主要地是德國工業上「解除武裝」（Industrial Disarmament），次要地是實行「倒轉的新秩序」（An Inverted New Order），工業解除武裝，是毀除德國所有的軍火工業，工具機械工業，以及製造軍火的原料或作戰物資，和合成物資生產的工業。一個倒轉的新秩序，是減低德國工業化的程度，增加歐洲其他各國的工業化；使德國工具機械和關鍵原料（Key Raw materials）的需求，都仰賴海外的輸入；使歐洲各國與德國的貿易關係減至最低限度，她們在經濟上與德國應保持獨立的狀態而各不相關，這樣歐洲將不能自給自足，德國將無從利用歐陸各國經濟與她自己互為補充的關係，以從事重建軍備。

的工作和侵略戰爭的冒險了。

作者甚至極端地講，假如軍事解除武裝和經濟解除武裝，二者欲擇其一的話，他寧取經濟解除武裝。爲什麼呢？因爲在戰後解除了德國經濟上的武裝，留給她軍事上的武裝，由於時間的消逝，和軍事科學的進步，這次戰爭所用的軍器，不久便會變成陳腐不堪使用，將不過是廢銅爛鐵，和博物館裏的古物罷了。假使解除德國軍事上的武裝，而留給她經濟上的武裝呢？由於她工具機械工業的發達，重建軍備和製造最新式的武器，誠易如反掌，而以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祇是時間的問題。

全書的精神，是以大西洋憲章爲依歸。大西洋憲章雖言明「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但却保證戰後各國經濟上的一律平等。作者主張德國的經濟解除武裝，其工業解除武裝等於說剝奪了德國的重工業，而「倒轉的新秩序」，阻礙了德國和歐陸各國自然的貿易關係；這樣妨害了她國內外的經濟上的自由平等，豈不與大西洋憲章的宗旨相違？但作者以爲大西洋憲章祇是盟國片面的諾言，德國從未接受，而美國的參戰，僅爲了日本襲擊珍珠港的緣

故，並非因為要實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而參戰，那麼大西洋憲章對英國自無約束力，英國可實行她自己認為最良好妥當的辦法。作者底最大理由，是不能因遵守片面口諾言，犧牲戰後的安全與和平，否則便是人類無比的大災害。況且作者講，經濟解除武裝，並不致過分降低德人的生活標準，縱然不免降低一點，爲了保證世界安全着想，也是值得的。

作者最恐懼的，是英美的一般姑息派或姑息主義者（*Apollasos* 或譯妥協主義者或綏靖主義者），這裏面有的是感情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Sentimentalists*），有的共和主義者（*Pacifists* 亦即非戰論者），有的是親德份子（*Pro-Germans*）。他們都對德國姑息，要求戰後對德國寬容，尤其反對戰後加於德國經濟上的任何限制，認爲這是最邪惡最不公平而又違反大西洋憲章的行爲。他們認爲這次大戰，完全是凡爾賽條約虐待德國激起德人怨恨的結果。所以對德國寬容的和平條件，可使德人自動推翻希特勒，減弱其作戰決心，因之可早日結束戰爭。而苛刻的和平條件，祇有逼迫德人作戰到底，並且在戰敗後，激起他們的報仇雪恥之心，戰爭再起，世界永無寧日。這些姑息派的荒唐思想，都經作者

一駁斥。

作者反覆辯明。姑息主義者底對德寬容和平條件，祇有減弱盟國的作戰努力。不但不能縮短戰爭，反而延長戰爭，鼓勵德人長期支持希特勒和作戰到底，加劇德軍在戰時的殘虐非行，以爲不管怎樣蠻橫，橫豎獲得盟國的寬恕。並且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又將發動下一次的戰爭，因爲他們不畏懼失敗，盟國總歸優待他們的。果真如此，將是人類的又一大悲劇。他們甚至還主張爲補償戰後德國軍事上解除武裝的悲其起見，應給與她歐洲大陸上特殊的經濟權利，保留一部分侵略的成果。這種經濟姑息政策（Economic Appeasement），不會鼓勵侵略，因爲侵略究竟還是上算的。至於在戰爭勝利前談與德國言和，求得苟安妥協的暫時和平，其錯誤與災害的後果，是更不用說了。

姑息主義者又認爲德國民族本性和善，正如他國民族一樣，侵略的祇是那些納粹份子。因此他們認爲對納粹份子和德國人民，應給與不同的待遇，喊出「兩個德國」（Two Germanys）的口號。這是前幾天邱吉爾在英下院的演詞，曾說普魯士的軍國主義

是德人生存的主要因素，必須澈底予以毀滅。而本書作者也說明德國的黠武是根深蒂固，侵略戰爭決非少數納粹領袖所能爲力，戰時的殘暴罪行，也非少數納粹將領所能指使。所以納粹黨徒與德國人民的是非善惡，不能截然分開。

然而姑息運動的勢力是如此之大，任何極端不留情的對付德國的辦法，必然注定失敗。連作者在這種環境下，也不得不讓步而採取他所認爲尙是中庸寬厚的辦法。作者深恐，一旦戰爭結束，危險似已過去，這些姑息派人數會大增，壓迫政府採取對德的寬宏和平條件，輕輕放過德國，再使她將來有侵略的能力，實在是一種非常可能的大不幸。作者再三地警惕我們。

大西洋憲章大半是姑息主義的勝利，裏面充滿了姑息的氣氛，此不啻與侵略者以一種鼓勵，這也是作者表示擔憂的一點。要避免這種嫌疑和危機，盟國現在必須聲明，大西洋憲章實行的程度，是以此後德人行爲如何爲條件的。假如德國人民支持希特勒愈久，戰爭的時期愈長，作戰的殘暴愈烈，毀滅人類的生命財產愈多，那末盟國戰後對付德國的條

件，也便愈加嚴酷，經濟平等的諾言也勢將無法實行，德人形將陷於普遍的貧困，和生活標準的大爲低落。那時德人將陷於悲慘的局面，盟國對之也愛莫能助。要挽救這種悲慘的可能命運，祇有及早的投降！

由於長期佔領德國的不可靠，和單獨軍事解除武裝的不夠，所以作者的中心主張是德國的經濟解除武裝。但僅此還不足，所以作者尚有輔助的主張兩個。第一個主張是分化德國爲幾個組成的獨立小邦，要奧地利，巴勿維亞，薩克遜省脫離普魯士而獨立，並給與較普魯士爲優的待遇，因爲強兵黷武的就是普魯士。這種分化政策，作者也自認將是受人攻擊最烈之點，因爲大西洋憲章是保證不得有關民族的認可，是不許作他國領土上的分割的，況且上次協約國作戰曾以「民族自決」爲號召。但作者的理由，認爲有關民族可能認可，這樣德國要征服歐洲，必先統一德國，如此戰爭延至「明天的次日」，這是對民主國有利的。譯者認爲此種辦法用於德國，誠是分化政策，因爲現在德國本土，多是日耳曼民族，且用同樣的語言文字。但要朝鮮獨立，要歸還東四省，台灣，庫頁島南部，澎湖，琉

戰後和平的保障

球諸地於中國，却決不能稱之爲對日本的分化政策或侵略政策，因爲這是中國收回失土，它們本來就是中國的，既非大和民族，又不操日本語。

第二個輔助的主張，戰後盟國應保持強大優勢的陸海空軍，和高度的工業化，尤其要自己工具機械工業的發達。這樣隨時可以生產大量最新式的武器，經常保持整軍狀態，使侵略的每一企圖，必然歸於失敗，這是很對的。

這樣，於軍事解除武裝之外，加上經濟解除武裝，再加上分裂德國爲數獨立小邦，和戰後盟國經常保持強大優勢的軍力，再加上盟國長期軍事佔領德國，這樣，戰後和平和世界安全無幾可以保障。然而作者認爲他所建議的辦法，仍未臻完善，因爲他寧取一斬釘截鐵的徹底手段，此不過是在大西洋憲章的姑息氣氛限制下，比較妥當的中庸辦法罷了。

作者其他零碎的主張，如戰後盟國應利用德國勞工，從事盟國被毀區域的復興，以及主張在不妨礙德人生活標準的原則下，溫和的向德國徵收賠款等等，茲不多贅。

本書的目的，在研討戰後盟國如何對付侵略國的原則，尤其是德國。因爲篇幅有限，

當然不能列舉詳細的辦法。好在原則既定，細則自不難求出。戰後對付侵略國，並不是設復政策，而是基於世界安全與永久和平的要求。有人問，戰後壓倒了目前的侵略國，是不是世界和平能永遠保障，說不定又有新的侵略者出現？誠然，此種可能却有，但誰是將來的侵略國呢？現在無法預知。爲防患未然計，爲徹底保證世界永久和平計，需要一個世界的集體安全制度。雖然這書未曾講到（在本書之末，作者曾歡迎東亞聯邦計劃，或甚至全歐洲的聯邦計劃，但對它成功的期望並不大），好在現在舉世對這問題，已作深刻的注意。

最後我們要談一談我們中國最關心的戰後對付日本的問題。作者在全書中幾完全以德國爲討論對象，僅於結論裏約略談到對付其他侵略的辦法，作者對戰後盟國對付各個侵略國的嚴峻程度，分爲四等，德國最烈，日本次之，義大利又次之，德底小衛星最寬。此種制裁程度之不同，乃依各民族的侵略本性和工業化程度淺淺而異。小衛星也免不了受解除武裝和軍事佔領的懲處。義大利呢？他說義大利民族本來是愛和平的，其侵略精神，